

妈妈的手

古城旧事之十三

□ 陈若珏



每天早晨上班前，女儿拉开衣柜就发呆，满柜的衣服不知道穿哪件好，挑来挑去我看都是很普通的衣服。女儿说，这些衣服都挺贵的呢。我心想，这些衣服在地摊上不过十几元一件。她说，衣服要看品牌，一件极普通的品牌衣服，少则上千元，贵的要几万块。现在的女孩永远都在喊没有衣服穿，渴望每天都能有像样的新衣服，但名牌衣服，像香奈儿、LV、迪奥、普拉达之类，一般白领还真买不起。

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，每家都有穿不完的衣服，扔掉可惜，放着累赘。据有关部门统计，目前我国每年大约有 3600 万吨旧衣服被扔进垃圾箱，而再利用率却非常低，只有不到 1%。

在物资极为匮乏的年代，一件衣服可以穿很多年，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。买布做衣要布票，布的花色品种单一，大家穿的都是黑、蓝、灰三色为主的便装、中山装和列宁装，最好的布料是卡基布。我记得上小学时，夏天都穿一件汗背心或汗衫，一直穿到天凉，冬天穿一件厚厚的空心棉袄，换也换不下来。也奇怪，尽管屋檐下凌冻挂壁（冰凌）一尺多长，大家也不怕冷，照样打雪仗、滚雪球。

我家兄弟姐妹多，大家穿衣的事情就是妈妈的一块心病。平日还好对付，但过年了，大家都渴望能穿上一件新衣，这样在同学和亲朋

好友面前都有点面子，压岁钱可以少，但新衣不可无，所以妈妈把一年的布票和攒的钱都用来过年买布做新衣服。

每到晚上，妈妈就在煤油灯下挑灯夜战，一针针一线线，真是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”。她把老大穿过的改做成老二穿的，再把老二穿过的改制成老三穿的，破损的地方，妈妈也用布细细地补好。她说，衣服破旧没关系，但一定要干净整洁，不能邋里邋遢，这也是对他人的尊重。改补好的衣裤，妈妈还用装有木炭火的熨斗熨平。我为了让裤子看上去挺括，习惯每天睡觉前把裤子折叠好，压在枕头下面，早上起来二条裤线笔直，自己看看也舒服。

有一次上体育课跳远时，我不小心膝盖跪到了地上，皮擦破了一大块不说，裤子也磨出了一个大洞。回到家，妈妈问清事由后，不但没有骂我，还一直问我腿痛不痛，要不要上医院。我说没事就擦破一点皮，只是把裤子磨破了，妈妈看看破洞，说好办，我给你补好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惊喜地发现，因为我属猪，妈妈就在我裤子的破洞上绣了一只小猪，活灵活现，好看极了。

心慈手巧的妈妈为了让我们看上去干净、有精神，特地去布店买了一些不用布票的零头白布，开始做起“假衣领”，也叫“节约领”。在当时，假领子也算是挺时

髦的玩意儿，在上海也风靡一时。其实，假领子不假，它也有前襟、后片，也有三颗衬衣扣。尽管那时内衣穿得又旧又破，露出的假领子却足以以假乱真，穿在外套里面，别人看起来还是神采奕奕的。妈妈有时也用爸爸的旧衬衫改，一件旧衬衫可做好几个假领子，省钱省布料，清洗方便。

前不久，我去上海静安公园，发现公园大门左侧的一个百货商店里，竟然还有节约领在卖，红的、花的、格子的……花色品种很多。营业员说，现在买的人还不少。回到家，我在淘宝网上搜了一下，居然发现了一百多条商品信息，面料不但有以前的棉麻、的确良，还有开司米、高支棉。式样有尖领、圆领、方领，价格从几元到十几元的都有。

妈妈的针线活又快又好，针脚细密均匀，衣裤平整合身，最拿手的还是做布鞋。做布鞋是个复杂的手艺活和力气活，我们家六七个人的鞋子都是我妈一针一线在昏暗的油灯下做出来的。布鞋有单鞋、棉鞋，春夏秋冬我们都穿圆口黑色的单布鞋，冬季穿蚌壳状棉布鞋。妈妈做鞋很讲究，首先要剪制底样，再把准备好的一小块块湿湿的旧衣布裱成裕褡，用麦粉调制成浆糊一层一层地粘叠起来，大约要粘叠二十多层，半寸多厚，然后用重砖压几天，等到布平水干，再用鞋线一圈

圈地纳实。纳鞋底需要一些专用工具：大号钢针、铜箍顶针、木柄锥子和搓得细细牢牢的麻绳。妈妈白天家务都忙不过来，只有等到晚上把我们照料睡下了，才开始纳鞋底。有几次我睡不着，陪着妈妈干活，只见妈妈先用锥子在鞋底上扎个孔，再把大针插进去，顶针一顶，麻线就穿过去了，再用手用力一拉，先纳鞋底外圈，逐步向鞋底心纳。我总看见妈妈不时拿针头在头上擦一下，就问为什么。妈妈说，头上有发脂，擦了针就比较润滑。一针又一针，不知要纳多少针，手拉得又麻又痛，我估计一只鞋底要纳上千针，一双鞋底要好几天才能完工。

妈妈做的鞋不顶脚，不夹脚，不磨脚，舒适耐穿，还透气养脚，冬暖夏凉。听说现在手工做的北京布鞋贵的要几百元一双。布鞋在我国可谓历史悠久，山西侯马市出土的武士跪像上就出现了布鞋的痕迹，与今天的纳底布鞋十分相似，这表明了三千年前的周代，纳底布鞋就已经出现了。



建德 全国文明城市

“讲文明 树新风”公益广告

保护未成年人 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